今日的伦敦，依旧是大雾弥漫。

克莱因漫步在淅淅沥沥的雨中，向着不远处的罪罚教堂走去。教堂整体呈灰白色，庄重肃穆，充满神圣之感。

而教堂的材质，相传是由宗教战争中宣扬异端邪说的恶魔，在被圣殿骑士剿灭后的尸骨铸成，与教堂之名“罪罚”倒是相乘。

但也只是传闻，克莱因很清楚，新教的主教绝不会大费周章去做此类对传播神谕毫无意义之事，至多借谣言警示那些躲在下水道的异端老鼠。

但教堂忏悔室中的十字架，却的确是由诸多异端的颅骨打磨，拼凑而成，对于教徒而言，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，因此，教徒们忏悔的效果往往不错。

罪罚教堂是新教教徒的圣地，而他作为一名外来的流浪者，对于算是自身归宿之地的归属感却没多少，相较之下，他对现今伦敦工业理论支柱，蒸汽机械学却更感兴趣，他，是一名相信逻辑的唯物主义者。

克莱因是隶属教堂的骑士，在那场灾变后，年少的他成为了流浪者，在他来到伦敦后，被罪罚教堂的一位神父收养，神父名为怀特，是个信仰十分坚定的信徒，但他对基督教徒一众向往的天堂却无甚兴趣，却独独对圣经中伊甸园神往已久。对于故事中的那条蛇，怀特神父并不厌恶，相反，他将那条蛇视为上帝的旨意，让人类离开温室，开始在大地上繁衍生息，成为这片大地的主人。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，由怀特神父说出，显得格外违和。

说来奇怪，他被神父收养后，怀特神父并未提起引他入教一事，只是给他安排了抄写员这一对信仰并不严格的职位，其他值得一提的，便是把他送去伦敦大学，补全他未尽的学习生涯。

克莱因来到教堂大门前，叩响了大门。

“神父，我回来了。”

门被缓缓打开，一名双鬓微霜的中年男子从中走出，他身穿一身黑色的教士袍，面容庄严肃穆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“神父，有一件事，是关于灾变的。”

“嗯？你说说看。”

“学校中，有一名电磁学院的教授，提出浓雾是由于磁场混乱所导致气象变化形成的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这种说法，嗯，很多人都很赞同，而现在他们对教堂所宣扬的神罚论嗤之以鼻。”

“克莱因，那你如何看待呢？”

“抱歉，神父，科学在上，我赞同那位教授的观点。”

“那没什么，教堂的教义和科学永远背道而驰。”

“神父，但是……”

“不，克莱因，你要记住，信仰这种事物从来不是依几条教义或是教规而存在的，对自然中绝对意志的信服，是新教诞生的缘由，也是最开始的初衷。”

“教义与教规的出现，只是为了更好地领导信徒，但是宗教战争后，我的想法已经和主教不同了。”

“那这……”

“我之所以未曾引导过你的信仰，是因为如今的新教已经不同于过去了，我已深陷其中，不愿也将你扯入这片泥潭。”

“我可以帮您，怀特神父。”

“不用担心，还未到那一步，完成你的工作后，去学校吧。”

怀特神父转身离开，渐行渐远，只留下了一句话。

“当你拿到蒸汽动力学和机械制造学的双学位后，有一份东西我会交给你。”

自神父口中听到他最为熟悉的名词，克莱因呆滞地立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
“克莱因，回来了啊。”

“克莱因，安东教授找你。”

……

克莱因漫步在校园中，同身边的人打着招呼，他有些迷茫，

洛丽塔在有些昏暗的工坊中，打造着自己的机械怀表。

狂风呼啸着，吹起了洛丽塔的发丝，卷起了洛丽塔的裙角。

轰鸣的蒸汽巨龙自天空中缓缓降了下来，停靠在教堂的屋脊上，在这片旷野中显得格外突兀。舱盖弹开，克莱因从驾驶仓中走出，来到洛丽塔面前。

他咧开嘴一笑，单膝跪地，抬首道：“尊敬的雾都公主殿下，作为一名圣殿骑士，我将要踏上为您开拓领土的征程，我诚挚地邀请您同我远行，不知殿下意向如何？。”

洛丽塔用手遮住脸，笑着流下眼泪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用指尖提起裙摆，单脚后撤，微微屈膝，行着标准的英伦贵族礼节。

“It is my pleasure.”

克莱因吻了她的指尖，起身，以名副其实的公主抱的姿势将洛丽塔抱起，他看向怀中美丽无暇的人，与她的眼眸相对，两人皆是看到了心爱之人眼中的晶莹。

“那么，便向着未来吧。”

蒸汽巨龙咆哮着，吹散了教堂上弥漫的浓雾。

克莱因，洛丽塔登上巨龙，巨龙自教堂振翅升空，飞向夕阳逐渐落下的远方。

今天的伦敦，不再大雾弥漫。